

无可奉告 的羔羊

上

昀泽野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无可奉告 的羔羊

上

陶泽野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可奉告的羔羊 / 昀泽野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215-11443-2

I. ①无… II. ①昀…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7992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788067)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580千字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全二册)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01—所谓不碰不相识	001
Chapter 02—嘴毒心冷爱嘲讽	022
Chapter 03—夜惊醒于钢琴曲	043
Chapter 04—女主角成大笑料	062
Chapter 05—陆氏央央耍流氓	081
Chapter 06—审讯室内针锋对	102
Chapter 07—人面桃花相映红	121
Chapter 08—第一次告白未遂	141
Chapter 09—空气中的陈醋味	163
Chapter 10—第二次告白失忆	183
Chapter 11—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
Chapter 12—物是人非事事休	219

Chapter 13—第三次告白成功	251
Chapter 14—爸妈的突然袭击	271
Chapter 15—霸王硬上顾家弓	290
Chapter 16—无法触碰的过去	308
Chapter 17—百口莫辩连环劫	331
Chapter 18—疯狂游戏的开始	349
Chapter 19—恐怖的夺命礼物	374
Chapter 20—鱼沉雁杳天涯路	398
Chapter 21—狭路相逢勇者胜	424
Chapter 22—琴瑟在御永为好	448
番外——审判日	464
番外二——宣传大使	471
番外三——最后的会面	477
番外四——四人聚会	483
番外五——小剧场二则	492
番外六——独白	498

Chapter 01

所谓 不砸不相识

○“看起来，陆小姐的臂力……确实惊人。”

●“对不起啊，我是想帮你揉揉以示愧疚，结果没刹住……”

眼前的女子面容姣好，脸上是她一贯温柔而美好的笑，周遭的环境虽然污浊不堪，但顾霆深清晰地看见了她的脸，有着与所在环境格格不入的白皙和整洁，女子的手轻轻捧着他的脸，在他额头印了一吻。

他终于感觉到一丝不对劲，恶臭脏乱的环境，各种虫子泛滥成灾，以及令人无法呼吸的浓厚的尘埃，与眼前的一切相比，她，她实在太干净了。

他刚想开口，女子的眼睛突然睁得巨大而浑圆，似乎轻轻一挤眼珠子就会掉下来，如那午夜混着雨水爬出棺木的女鬼一般，脸上挂着诡异的混着血的眼泪。女子双脚被人拽起，身体从地上垫的茅草间滑过，发出极其凄厉的尖叫，但这尖叫声好像只萦绕在他耳边，只有他能听见。

“丁零零！丁零零……”

手机铃声终于盖过了那尖叫声，顾霆深睡得本就不沉，翻身抬手就拿到了床边的手机，是慕阳打来的。

“什么事？”

顾霆深嗓音中带着大清早的倦懒，在凌晨五点统统传入慕阳耳中。

“霆深，成合路别墅区 20 号，刑事勘查部门的技术员已经到了。”

慕阳目光扫过周围已被拉好的黄色警戒线和周边因为声响而一盏盏亮起的灯，虽然自己成为重案 A 组组长时间已经不短了，但遇到这种刑事案件，还是得身为警局高级顾问的顾霆深在场才放心。更何况，刚才他进去瞧了眼尸体，觉得很有必要打断顾霆深难得的一日假期。

“好，知道了。”

与此同时，电视台。

陆央央昨天才摸到电视台发给她的实习期结束加转正通知书，脖子上的法制新闻记者工作证还没挂热，就遇到个大案子。凌晨五点，警察接到报案到达现场的时候，台里第一拨经验丰富的老油条们也已闻风而动聚集在现场等着了。她是被她的组长给拎过去的，成为第二拨替补。

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如果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发生。

于是，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接近7点的时候，陆央央手拿话筒连线设备和相机靠在新闻车边半睡半醒等负责采访的同事上厕所回来，完全忽略了满面焦急地冲她疾走而来的组长和他那大呼小叫。

“陆央央！陆央央！”组长伸手本想推她一把，无奈手太短直接推在了陆央央靠着的车门上，门突然往后一动，差点让陆央央连人带设备摔个四脚朝天。

“啊……廖组长？怎么了？”

陆央央连忙从几乎九十度的下腰中翻转过来，紧紧抓着差点脱手的新话筒，扶正挂在脖子上的相机，看到眼前火冒三丈的组长，瞪圆了眼睛问道。

“林静呢？里面的人要出来了！采访的时候想让摄像拍一堆后脑勺回去交差吗？人呢？她人呢？”

组长本就是个火爆脾气，回身看了眼已经开始朝黄线处疯狂聚拢的他台同行们，更是着急上火。看着此刻依然张着嘴不在状态的陆央央，直接一把拽住她，往人堆里跑去。

陆央央一句“她在上厕所”还没出口，已经被腿短手短但不知为何步子迈得像飞一样的组长给拽到了人群的后排处。

她看着眼前黑压压一片，其他电视台、报纸、新闻杂志的摄像机、闪光灯，和拿着话筒、录音设备想冲到前面的记者们，顿时心下一慌：难道？！难道？！

还没等她心里的“难道”过去，慕阳和顾霆深已经从屋内并排走了出来，二人根本没有被周遭的声响和灯光打扰，依旧眉头紧皱地讨论着什么。从门口到黄色警戒线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顾霆深他们基本已经走到了，甚至都快走过去了！

廖组长心下一慌，完了！他们两人负责的案件本就密不透风，不好探到消息，现在站得这么远更没戏了。

慕阳身为组长人又平和好说话，但媒体更想听到的，是来自顾霆深的只言片语。

这位特聘顾问，除了本身履历极其丰富，刑侦能力极其出色，和顾厅长同姓以外，就算他每次站在镜头前，哪怕只开金口说一句“无可奉告”，该新闻播出时段的收视率也会噌噌往上涨，压都压不住，尤其女性观众几乎成倍增长。

这种现象是从顾霆深第一次以高级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案发现场时开始的。当时有个微博博主在案发现场黄线旁边拿手机录视频准备蹭热度，正好碰上走到黄线外透气的顾霆深，看他没穿制服，以为是附近的居民，随口问了一句：“你住这儿吗？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镜头里是博主因为太矮而仰拍的顾霆深的脸，毫无滤镜，毫无修饰，且拍摄角度导致脸显得很大。虽然站得不近不远，但格外清晰地传来一句：“对不起，无可奉告。”

简简单单，就成了微博点击破千万的视频，各种话题、超级话题随之而来，登上热搜不说，还几乎是霸榜前三：

对不起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男神是谁

国家欠我一个无可奉告男神

.....

电视新闻本就需要吸引更多已经远离到网页和微博上的目光来关注，于是各大电视台法制部门的手段都变成了——除了好好做案件报道以外，争取让网红顾大侦探在采访中留留情影、金口常开。

眼看两位迈着长腿就要走过了，廖组长已经可以预见到自己会被部门

主任骂惨，饭碗不保！正当忧心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原本因为失望而渐渐平静下来的人群再次躁动起来，原来是慕阳被其他警员叫住，顾霆深正好站在黄线那里等他。

好好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廖组长心下激动，这是老天要保自己的饭碗啊！

可能是因为激动得过了头，他本想伸手把呆望着他的陆央央推进人群里，谁知腿却飞弹了起来，直接给了陆央央一脚。力气之大，角度之离奇，加上陆央央实在没想到组长会气到踹她，她惊呼一声，几乎往前飞了一大步，撞开人群，狗啃泥似的一趴，在脸着地前的一刻，双手撑地稳住了平衡。

陆央央心满意足地缓缓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笑了笑，看着脖子上挂的相机心想：哈，幸好没摔倒。回身看着已经离她有点距离的组长，正在手舞足蹈地比画着什么，她“啊”了一声，不明所以。

组长又用手指狠狠地戳向空中某个方向，连续比画了三次，陆央央以为他在指她，低头正想看看身上有啥，突然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一拍大腿道：“哎！我话筒呢？”

廖组长听闻此言，白眼一翻，险些晕了过去。

自己的声音很清晰地传进了自己的耳朵里，陆央央这才意识到周围异常安静，不只是后面，连刚才明明喧闹无比的前面都一点声响也没有了。她缓缓转过身，前排的人专门给她空了个走道到前面，此刻她和顾霆深之间好像再没了阻碍。于是她很清楚地，巨清楚地，超级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视若珍宝的新话筒正躺在顾霆深的脚边。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之后，她一动也不敢动。

这位顾先生此刻面色如常，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依然是孤傲冷漠的表情，但暗夜寒星般看不清任何情绪的眼眸直直地锁定住呆愣在那里的陆央央。

终于有记者从顾霆深鼻梁突然被砸一事中缓过神来，举起手里的录音设备准备发问，不知为何手都在微微颤抖。

“顾……顾先生，本次案件死伤情况可以透露一下吗？”

顾霆深锁定陆央央的目光终于收回，在场的人也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而缓过神来，现场再次喧闹一片。

在官方正式出调查结果之前，顾霆深是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的：“对不起，无可……”可这次他的话并未说完。

在场的记者先是突然惊呼一声，接着如被噤声般再也没人言语，但闪光灯却闪得更厉害了。离顾霆深比较近的一排记者，甚至都瞪圆了眼睛，惊愕地盯着他，似乎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

顾霆深感觉鼻腔一热，骨节分明的手微微抬起，摸到鼻子和上唇之间的位置，鲜红的颜色印在指尖像开在手上的一朵小红花。

他……流鼻血了。

陆央央原本看到顾霆深没什么大事，以为话筒只是擦过他的脸后掉到了地上。就想借着现在角度好，拍张照片回去交差，眼睛刚刚对上取景器目镜，就清晰地看见顾霆深鼻子流血了，并且他还在看着她。

她本拿着单反挡着脸，谁知手指这时完美地完成了大脑刚才下达的指令摁下了快门，设备太好，闪光灯的声响和光线都太好，顾霆深因为正瞧着她，那闪光灯的亮度让他略微眯了眯眼睛，但他很快又恢复过来，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模样。

完了完了，自己把顾霆深砸出了鼻血不说，居然还若无其事地拍了张照片！

正准备鞠躬道歉，没承想相机刚刚放下来，只听顾霆深刚才没说完的半句落下：“……奉告。”

第二日。

陆央央完全不敢离开她的座位方圆一米的位置，廖组长就在远处的那间带玻璃门的主任办公室里，昨天的新闻反馈数据刚刚交上去，廖组长现在没空理她，但她不敢就这么堂而皇之地甩着膀子出现在他面前。

因为现在微博、微信、各大新闻门户网站、甚至新闻频道的背景图，只要有这个案件报道的，无论视频还是文章，一律都用了各个角度，各种调色、提亮、PS加持过后的顾霆深流着鼻血的照片。他们电视台选的那张照片是她拍的，角度最好而且顾霆深本人也在看镜头，放在官微上很快被转发了上万次，点赞评论更是不计其数。

陆央央这会儿可不敢去翻看评论，还稍稍有点怕被人肉……要是被人肉怎么办呢？出名以后在电视台成为现场报道的记者了，会不会别人一看就要换台啊？换台收视率就低，低了她就要被廖组长骂……

正胡思乱想着，廖组长突然推开了玻璃门，陆央央看见赶紧如蛟龙下潜一般趴在了办公桌上，企图借助挡板来躲避身高不足的廖组长那如炬的目光。

谁知廖组长的声音越过办公桌、人头、电话、打印机，传到了陆央央的耳朵里。对，她没听错，他是吼的。

“陆央央！你给我死过来！”

陆央央的脸还贴在写着自己名字的崭新的办公桌上，她还没按照自己的喜好贴东西，放小摆件呢，看来就要跟这桌子说拜拜了。灰头土脸地起身，在廖组长想要杀人的眼神中，双腿如灌了铅一样挪动着。

廖组长看着终于挪到他面前的陆央央，气得圆脸都笑方了，一边拽着她，一边往电梯间冲去。

“你说说你！做的什么好事？刚才主任好不容易因为咱今天的数据好想夸夸我，你猜谁打电话来了？台长！台长要见我们！说是顾霆深来了！”

廖组长脸本来就圆，一生气更是像气球一样，又红又鼓。陆央央感觉如果戳他一下，真的就要爆炸了。

“啊？他来干什么？”

陆央央听到顾霆深的名字，马上从对廖组长气球脸的想象中恢复，慌张起来，她哪里想到正主居然找上门来了！

“我怎么知道他来干什么？台长没说我好意思问吗？你赶紧祈祷八方神仙保佑你吧！他顾霆深要是告我们，回头我都吃不了兜着走，你也别想打包带回去吃！”

陆央央的眼皮随着电梯到达楼层的“叮”一声猛地跳了一下，不会吧，顾霆深不会要告她人身攻击吧……

组长一边碎碎念，一边带着她往台长办公室走：“哎哟，真是坏了，这次他来就算不是告我们的，估计也没什么好事，本来就不爱言语，以后有案子就更别想冲我们台的记者说一句话了，估计看见咱台的话筒就有阴影。我的饭碗啊，哎呀！我的饭碗啊！”

廖组长越说声音越小，终于到了台长办公室门前。他侧脸狠狠地瞪了陆央央一眼，警告她小心说话别再出差错。

陆央央已经被吓得够呛了，此刻被廖组长这两米八的气势一瞪，更是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进来。”

廖组长轻轻转开门，陆央央紧跟在他后边头都不敢抬一下，但毕竟自己做错了事还是要主动承担，看没人说话，于是向前跨一步，抬起脸，眼睛正正地看着顾霆深。不待台长、组长开口，陆央央又是一个大跨步直接杵在了顾霆深面前，脸上表情悲痛严肃，语气沉痛愧疚，恳切地道歉：“顾先生，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不小心……”

她话还未说完，廖组长像下定决心似的也上前一步，胖脸上的肉颤了颤，抬头看着顾霆深，真诚地说道：“不不不！不能怪我的组员，她臂力哪里能扔那么远啊！是我踹了她一脚，她才……”

陆央央心下一暖，知道组长虽然是嘴上念叨她但心里还是护着她的，毕竟实习那么久也是有感情的。她不能让爱饭碗如命的组长替她承担错误，话筒是她扔的，照片也是她拍的，于是深吸一口气，再上前一步，打断组长道：“不不不！是我是我！是我甩出去的！你别看我瘦，我大学四年每回都从宿舍一楼扛水到五楼，臂力练出来的！他不踹我我也扔得过去的……”

此刻她和组长连珠炮一样的忏悔因为没有任何回应而纷纷停了下来，她小心翼翼地瞧了瞧顾霆深的脸，一瞬间走了神。

他真的是……很好看。

剑眉星目，他那股子对旁事寡淡和漠然的劲儿压都压不住，反倒更增色几分，让人多瞧几眼都不觉得够。瞳色和发色都是棕黑色，令人很难从他清冷淡然的神情和眼神中窥探出他的情绪。

“难不成，对这个道歉的热情程度还不是很满意？”陆央央心下暗想。

陆央央刚才飞走的神思也从顾霆深的脸上回到了此时尴尬的沉默中，迅速偏头瞥了组长一眼，见组长也很快给了她回复，这个眼神她懂，“让她快上”的意思，几次采访现场都用了，好在有默契了。陆央央心再一横豁出去了，准备抬手揉一下他的鼻梁，以示自己道歉之心有多真，自己有多愧疚，多么希望获得他的原谅。

谁知因为她比顾霆深矮了一个头还多，而且又有点距离，她道歉的心又太焦急恳切，本想上前的那一步速度稍微快了点。这还不算什么，可能是惯性也可能是她没管好自己的手劲，加上步速之快，她呈现出了稍稍跳起来的姿态。这都是小事，但接下来“啪”的一声，彻底震惊了在场的所

有人。

组长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连台长都惊讶地站了起来。

陆央央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此刻她几乎已经落在了顾霆深面前。

是的，刚刚她像跳远加跳高一样，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度高，把本来好心好意揉揉鼻梁的动作升了个小小小小的级——她当着台长的面，打了他一巴掌。

完了！这下彻底完了！

陆央央不敢抬头看顾霆深脸上的表情，用手假装尴尬地摸了摸额头，顺便用余光看了眼组长。组长快昏过去了，见陆央央这时还敢看他，眼中顿时凶光一闪，陆央央吓了一跳赶忙把头偏了过来，哪承想正撞进顾霆深的目光里。他似乎也是没想到自己会挨这么一巴掌，一时间也站在那里不发一语，手抬起碰了下自己脸颊和鼻梁再次受伤的地方，那里稍稍有点烫。

陆央央看到他这个动作，赶忙低下了头，躲避他的目光，准备聆听责骂和教诲。

顾霆深开口了，不过语气听起来却不像生气：“看起来，陆小姐的臂力……确实惊人。”

虽然语调平淡，却能听出言语中含了一丝旁意，不带有七分嘲讽至少也带了五分，连常年奔赴“一线”的廖组长一时都哑然了。不是哑然他说的话，而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听顾霆深讲了除“无可奉告”之外的整整13个字。

陆央央也没想到顾霆深开口就是和他那漠然气质极其不搭的一句嘲讽，在媒体面前那样惜字如金，看来也只是表象而已。但她只能吃哑巴亏，头又往下低了几分，糯糯的一句：“对不起啊，我是想帮你揉揉以示愧疚，结果没刹住……”

廖组长好不容易找回来的魂也回到了躯体里，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台长

一眼，又看着眼前这位，还是帮腔道：“那个啥……她啊，是好意，就是下手没轻没重，您看这孩子脑子不好使，能不能就高抬贵手别告我们了？”

“告你们？谁说他是来告你们的？”一旁的台长终于从看戏、震惊到表面恢复平静、心下依然震惊的状态中开了口。

廖组长和陆央央猛地抬头看着台长，只见他从办公桌后边走了出来，随手拿起一份盖着红戳的文件，笑着冲廖组长抖了抖。

“霆深是专程来看我，顺便送刚刚批下来的文件！你们部门申请的法制案件的纪录片拍摄，公安厅已经盖章签字批准了，不是你负责吗？我就想叫你上来跟霆深见个面，毕竟以后要长期合作了。”

台长看着目瞪口呆的廖组长，复而看着同样目瞪口呆的陆央央说道：“纪录片毕竟是个大工程，又是公安厅好不容易直批下来给我们台的，你们部门主任说你拍了个不错的照片圈了你的名字作为备选之一，就想叫你上来也见见人，没想到……”

台长顿了顿，总算是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自己刚看到的那张顾霆深流着鼻血目光深邃地瞧着镜头的照片，是眼前这个小丫头拍的，

他尴尬地咳了一声，故作镇定地拍了拍顾霆深的肩膀笑着说：“霆深啊，我跟你父亲也是老相识了，看在我的份儿上，这事可别影响到这次纪录片的拍摄啊！”

顾霆深礼貌地点了点头，声音依旧低沉：“您多虑了。”顿了顿，眸光复而转向此刻还低着头的陆央央，补了一句，“合作，会非常愉快的。”

和公安厅合作的刑事案件纪录片是他们电视台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个大项目，部门主任和廖组长，甚至连台长都前前后后忙了一段时间。

电视新闻现在本来就没有网络新闻那么流行，赞助商也更愿意投娱乐资讯内容，对他们刑事法制部门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络了。经费愈发紧张，

加上刑事案件这种东西，报道得晚了或者比其他台报道得少了，观众都不买账，直接换台不说，还有可能直接关掉电视查手机。所以这个项目对他们部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廖组长作为项目直接负责人组建拍摄团队，而且必须得在文件里申请的时间内完成拍摄。他们的纪录片将主要围绕重案 A 组展开，通过他们处理的案件，解决的、未解决的、正在解决的，来展示国家这么多年来法治进程变化。

在正式拍摄开始之前按照文件上的人数要求，将有且只有一人通过各项审查过后，随行重案 A 组收集需要用的素材。还不能整天跟在公职人员身边耽误人家工作，所以目标就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没错，即将有人寸步不离地跟着非警察身份而是特殊顾问的顾霆深。

“猜猜这个美差落到谁头上了呀？臂力很强的小央央？”廖组长看着眼前上牙开始和下嘴唇打架的陆央央，如笑面虎一样，拍手继续道，“哎呀呀，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你的错倒是一笔勾销了，我一个月的奖金可是泡汤了呢！跟在那边的话吧，辛苦是异常辛苦，最后记的东西有可能都用不上，但说重要也重要得很呀，得记录、收集、拍照，这回好不容易拿到授权，得好好做才可以，交给我我还不放心呢！”

陆央央一听，赶忙开口道：“对对对，廖组长眼光真准！我不太靠谱，这种美差不如交给……”

“当然是要交给你了啊！不靠谱才要锻炼锻炼嘛！再说了近距离接触顾霆深，这机会多难得，你多拍点照片挖点料回来，以后我们采访不到他的话好歹还有图可以发啊！”

陆央央真的就差咬纸巾了，就算人家顾霆深当着台长的面说翻篇了，但是自己终究还是……远离他为好。

廖组长看她半天不表态，要是平时早就气得跳起来打人膝盖了，今天